

编辑 周晓 美编 宋媛媛 责校 杨少坤 电话:84285566-3104 zgyhzk@126.com



《走进记忆》78cm×107cm 水彩



《远山》78cm×107cm 水彩



《远方6》78cm×108cm 水彩

回不去的地方是故乡

看过张友强水彩画的人，往往会联想起一位远在大洋彼岸的艺术大师安德鲁·怀斯，这位影响了中国一代人的美国画家，即使身处上世纪中期，那时的美利坚合众国恰逢当代艺术风潮迭起、争奇斗艳。这位一生未曾离家远行，始终坚持描绘身边周遭的人与事物，赢得了世人的敬仰。

张友强出生在牡丹江，大学时到了哈尔滨，直至留校任教。他受老师影响接触安德鲁·怀斯的作品，从此不能忘怀。其实，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艺术界，就曾经刮起过一阵“怀斯风”，那个时候，像后来成名成器并在写实主义风格上领一时之先的王沂东、艾轩、何多苓都追捧安德鲁·怀斯，或许饱受压抑的中国人刚刚从尘封冰结的年代里走出来，怀斯画里的怀旧与伤感，对故乡人情景致的描绘，对满怀伤痕的年轻一代产生了某种心灵上的平复与慰藉。

与怀斯一样，张友强远离嘈杂喧嚣的文化艺术中心，与当代艺术圈子相隔千山万水。在北国的哈尔滨，他一直在刻画心中的故乡，画他生活里的种种生命迹象。

《走进记忆》、《远方》、《紫谷》……北方的风物与心怀跃然纸上，从绘画技法上看，他在细腻而真挚地再写实，看久了，你便会揣摩出些别样的滋味来，张友强笔下的向日葵并不锋芒毕露，经历了朝露而晞、茁壮成长、瓜熟蒂落之后，黯然等待生命的再次轮回。既非张扬不羁的豪迈挥霍，又摆脱了纯粹晦涩暗淡的忧郁伤感。

在张友强笔下，冰霜凝固的河流俨然把时光留住，停靠在河畔的废弃船只横陈在荒草丛生里，似乎萧条是惟一的主题，但在画外，还有另一种情绪潺缓流出，就像转过年来，这条僵硬的河流会重获生机，奔腾欢快地流将出去，还有希望。张友强画了很多孤舟，“远方”系列多是搁浅在岸边的船只，谁也不知道它们从哪里来，以后还会不会有人重新拾掇起来再利用。

这些物象都不得不让你想到孤独，有人说沉默是一种力量，能够享受孤独的人才会坚守得住。在艺术家生活与成长的东北平原，松花江水系在一年之中多处于枯水期，而类似萧索荒芜的景象比比皆是，敏

感细腻的画家用这些看似普通而平凡的船只、河流、荒草构成了自我内心的故乡。那也是鲁迅笔下的故乡，阴冷潮湿的秋冬，一切都在沉寂，但谁又能敢断定来年不是另一番欣荣的景象呢？

艺术家自觉不是外向开朗的性情，他更愿意内敛于心，他喜欢描摹繁华荣盛之后的寂静，那也是一种力量，蕴含着强大的生命力。

正如张友强自己所说，在世界艺术多样化发展的今天，怀斯独特的写实主义画风仍然显示着强大的生命力。我们学习这位画家，不仅是其冷峻的写实主义风格和绘画技法，还有其坚韧不拔、不为潮流所动，六十年如一日对自己创作风格的坚守。

在这个当代艺术被资本捆绑的时代，在这个当代艺术越来越被等同于一沓沓钞票的年头，人们看艺术越来越不注重艺术性。评论家忙着收钱码字，说着颇有城府而又言不由衷的话，画家们急于迎合市场，或是为了营生，或是为了名禄加官进爵，管他们画的是什么。在这个着急的年代，慢是一种

奢侈，慢是一种智慧，寻得到内心的安宁成为大家心照不宣的象牙塔。

安德鲁·怀斯是30年前中国艺术青年的静心剂，而今，艺术市场动辄上亿的新闻不再新鲜，是否也同样需要好的艺术、好的绘画来对抗这样的负能量，昭告天下，我们还需要这样一种方式的绘画净化灵魂。生活在一线城市里的人们，永远都会怀念安逸的小城故乡，譬如当代艺术聚居的京城，即使土生土长的本地人，也在怀念故乡，城市拆迁、外来人涌入以及各种民生政策的施行，都令他们人在故乡，却再也找不到故乡。

方文山写过一首歌，叫《牡丹江》，他说：“到不了的都叫做远方，回不去的名字叫家乡。谁在门外唱那首牡丹江，我聆听感伤你声音悠扬，风铃摇晃清脆响，江边的小村庄午睡般安详。”

张友强静静地待在家乡哈尔滨，除了偶尔带学生外出写生，他极少离开这里，他的眼里是真实生长在这里的一切，他安分地画着内心的孤独、伤感与希望。

北京商报记者 丛晓燕



《雪后》54cm×76cm 水彩



《风雨欲来》54cm×76cm 水彩